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拾月貳拾捌日（星期陸）

第一九〇號

社址 東御街貳壹號

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交通公司　電氣材料各種無線五金各貨俱全　出售　總公司設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各種公文表冊　粹任成　工作精良　伏華都下　價格和平　石中東　鉛大街　出品迅速　記印第六　社十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收費壹角國貨廣告特別優待長期面議

商業場一李萬利長失章申明

本號開設商業場內歷有年所前受无妄之災被兆熒如於一忽之間失去號章一顆係楷書萬利長號四字恐被奸人拾得借此名義向各界借欵或購貨外特登報申明以後本號一切銀錢來往均須經手人另刊號章外必須和平私章爲憑否則概不生效　經理李和平啓

訃

不孝敬修（即德成）罪孽深重弗自殞滅禍延顯考府君痛於癸酉年國歷十月二十日陰歷八月十三日申時因病壽終省垣北門正義順街雙眼井七號自宅正寢距生於前清同治癸亥年冬月初七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一不孝隨侍在側躬親含殮已遵禮成服向蒙弔慈謹於國歷十月三十日即陰歷九月十二日辰時家奠巳時展奠申時止奠次日辰時發靷扶柩至外北駟馬橋附近羊子山側乾山巽向新塋敬謹安厝叨在寅世友鄉戚族誼屆期光降指示喪儀存殁均感哀此訃

聞

孤子虞德成泣血稽顙　齊衰期服孫文秀泣稽首　期服姪德勛　德本　小功服孫文猷　文藻　姪孫文中　文拼　文光　拭淚頓首

此訃定期國歷十月誤印爲十一月特別更正　啓事社啓

曾禱成　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二十四號

古寺巨蝎

嚇病丁村童

（定縣通訊）本縣五區趙村，村西有古寺一，名曰法海寺，相傳爲唐代所建，今改爲學校，地約三十餘畝，院內東南旁，古土墩一座，高有八丈，分爲兩層，巔峯平坦，尙有小亭一座，現今坍塌不堪，一二年來，四方赴定縣參觀者，必到此墩，乃近九月二日，該村有趙崽子者，現年十四歲，到該墩循盤道刈草，上到峯頂，見破亭內，有黑蝎一個，長約尺許，蠕蠕而動，大懼，急力而循盤道下來，回家驚吓成病，其父趙洛濟查知後，於本月十五日，赴二龍，用五花大供，邊炮齊響，大祭一次，趙崽子之病，突然大痊云云（春自北平寄）

者，務農爲業，家道小康，今已孀居多年，將屆九旬，身體尙稱強健，惟近來左額上忽生出一角，質地堅硬，生長甚速，日久必須鋸去一節，否則頭昏目眩疼痛萬分，刻遠近醫士，咸告束手，一時轟動全縣，觀者絡繹不絕，據往觀者談，此角係生於皮肉之上，而根基未着於內際，此亦人中怪象，望生理學家有以考究云，

河北四怪

怪兒

井陘通訊　本縣城西王家莊，有王潤生者，妻李氏，年將半百，而無子，日前（十七）午後五時許，忽生一子，闔家甚爲喜悅，不料細觀胎兒，則大爲驚駭，蓋兒頭甚尖，有細髮，眼閃閃，亦不若初生兒口內牙齒約十餘，且白毛被體，啼時不若兒聲，村人咸以爲怪，生後三日即死云，

怪兒

井陘通訊　本縣三區秩谷村，四周羣山環抱，向稱平安，突於本月十八日，出一怪事，頗爲駭人，其村有住戶許秋來者，年約三十，家道貧困，許妻王氏年三十五歲，貌奇醜，日前忽生一怪畜，頭長一角，足似馬蹄，腿之全部，被以黃毛，手翻十指，俱生銳爪，其夫認爲鬼怪，遂以刀殺死，擲之郊野，一時遍傳遐邇，聞者莫不驚愕云，

怪虫

（玉田通訊）縣屬八間房村居民王士奇之子王大傻者，年三十餘歲，知識簡單，日前赴村西河畔提水，忽發現一奇怪之巨虫，王見之，驚懼萬分，不知所措，放聲大叫，速呼救人，村人疑爲有異，羣趨而往之，即至，始見一怪虫蠕動於河邊，長約尺許，雙頭無尾，有光澤鱗紋，似魚非魚，似蛇非蛇，一時傳遍全村，觀者絡繹，有劉某者，好奇心動，欲將此虫裝於酒精瓶內，治成標本，以便傳覽，乃村民迷信心深，力阻之，曰，此神虫也，不可傷害，遂任其漂遊而去云，

怪婦

（鉅鹿通訊）城東北八里許上曈村住戶有周姓婦

捉獲大蛇

六萬大山中

重約百斤左右

廣西鬱林九月二十日訊，六萬大山，山深林密，大蛇猛獸，藏匿甚多，時常發現虎嘯猿啼，近六萬墾殖區中人，近捉得大蛇一條，重約一百斤，昨日己派人送來鬱城，嚴縣長以中山公園內，尙無動物點綴，正擬設法搜集，以增園景色，今茲得此大蛇，應安置於公園內，安爲飼養，以備公衆之觀看云

談諧　一不離本行

一書吏之子，能詩，其父慽之，而不離本行，以月爲題試其子，子曰，

曰，還甚文書離海外，給何路引到天涯，更有一般違法處，深夜無故入人家，其父怒其不離本行，又以庭前山茶爲題再試之，子曰，照得庭前一樹茶，緣何違限不開花，信牌即仰東風去，火速明朝就發芽，父批曰，看得該詩愈加不法，深爲髮指，着將詩內俗字一一開除，盼望有成，如仍前抗違，定行嚴究不貸，愼之愼之，　未完

短篇紀實　徘徊（有序）

畬渭　綬

珊自入女師，肄業期再，而浪漫之名，乃鼓騰於衆隊，蓋以珊性好動，凡游藝會聚，鮮有無其芳踪，珠喉度曲，宛激雲霄，蓮步婀娜，翩翩彩蝶，致使鳩猖惡其高，蒼蠅妬其臭，謠諑誣詬，出自屛帷，荊棘蓬榛，塞窗戶延，一人傳十，十可播千，於是珊之浪漫名遍全邑矣，然而，因因年果，局外人難窺其究，且吾邑尤存封建思想，腐敗者恒以男女交際爲無恥，

「無才便是德」，不知束縛許多女同胞，但以久束之餘，一朝得解，其蕩檢逾閑，不無過甚，吾甚望世界女同胞，勿誤解自由以自誤也，珊處此羞羞之境，雖百思亦難剖白，亦覺置之，然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惡婆勢焰，莫予敢攖，姊既被迫以長眠，乃己亦竟置身於虎爪，嗟夫，父兮母兮，胡必欲使愛女追蹤其姐耶，

珊曾再起而反對，

然親心已死，何可挽回，不過以珊齡未屆，緩待來年，且惡猪提出警告，言彼已耗貲甚夥，若有欲沾此禁臠，必具特點者三，（一）金錢處勝於依，（二）勢力在彼之上，（三）青年才貌俱佳，有此三點，彼自甘退讓，並由其主婚證婆，不然，彼姝終不能自由也，

此語一出，閨中良友，慫恿反對，亦徒無益，空嗟負負耳，

今者珊已畢業，聞亦教其姊執秋攏或某鎭焉，然寒暑更矣，尤未聞彼姝有一反對之詞，

其心中已被軟化歟，其亦爲金錢勢力降服耶，抑良其父母之境況而絕對服從耶，抑亦崇拜於虛榮耶，何尙無一言談及其終身幸福也，

嗚呼，二三其德，別調風翻，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殊恨時風日下，最易移人，晩節難堅，隨流墮溜，女士果從此消極歟，何前之錚錚，而今竟碌碌因循哉，豈另有不能語人之懷抱耶，雖然，「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吾冀女士其一復之，阿姊有靈，當能於冥冥中庇佑也，完

小舞台

醒世歌

吳佩孚

波滾滾，浪滔滔，天上鳥飛兎走，人間春月秋霄，不覺那佳人紅顏老，英雄壯士白髮飄，嘆甚麼黑鐵赤血，愛甚麼桃面柳腰，貪甚麼黃金白銀，誇甚麼鳳麟蛟，到頭來盡是堆骷髏，滿眼蓬蒿，君不見秦隋殘暴，轉瞬間國滅聲消，又不見莽操權耀，結局時斬草除苗，無怪那大肚羅漢常在呵呵笑，古今成敗腹內包，笑運來，轟轟烈烈，天翻地倒，笑運去，凄凄涼涼，觸目蕭條，嗟乎，世界鬧嚷嚷，無非是一個大戲場，幻境影泡，誰將紅塵看破，早把乾坤圈兒跳，惟軒轅崆峒訪道輕視富貴如鴻毛，張子房辟穀寄傲，學識星覺勝蕭曹，達摩棄國煉玄妙，手攜隻履上雲霄，眞是個開偉人，萬古英豪，今開普度上蓬島，處處寶筏正撑篙，萬兩黃金不寶道，十字街前送故交，過改愆消，打破一切鞭網，竊國仙都不遙，莫將心性等茶草，惟把淚船鍊夕朝，嗟嗟兩輪日月催人老，莫將寸晷等閒抛　未完

春熙南路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修工竣　即行開幕

天空奇觀

西安隕星如斗　尾隨小星如雨

陝西省西安十六日電，西京昨晚八句鐘，在東北發現隕星如斗，紅光滿天，並有聲如雷，尾間追隨小星如雨，緩緩墜落，其時碧晴無雲，市民俱能目覩云，

光明影院 四大天王
智育影院 自由之花

韓朝宗

買置田土房屋是非常穩固
辦有介紹買賣抵當不動產章程承索即奉
買置貨品飾品器具証券金石古玩書畫價值是絕對相當的

成都新聞

白濁靈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主治濁還不通，二淋房初期淋濁，刺痛淋濁，頭糊蒙，三期淋濁，朝夕出濁，五淋白濁，三日能止，七天斷根
部經售處城守東大街華春藥房總府房段健華藥房春熙路衛生生藥房鹽市口華華藥房

評書
揚嘯天先生
每日午前在正府街法院對門悅頌茶社主講
火燒平陽城 全部
每夜在安通路平安茶樓主講
玉獅帶 全部
平安 悅頌 茶社同啓

和合拍賣行介紹部啟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喜變憂文龍歸地府 禍得福招鳳入皇宮

收爲偏妃・惟恐風聲傳揚・故命本使證婚・現在皇上已回鑾。本經使派人・護送你們進京・明日就要起程・現在事己揭發・你們在路上・仍須謹言爲要・本使備有程儀二百兩・以表微忱・到京陛見以後・你的功勞非小・一定要受上賞的・文世云聽見這話・好似在做夢一般・默默無言・只是望着徐公。徐公把銀子交與他時・他接過了手・也不說話。及至退出房來・這才兩足一蹦・歡天喜地・對直跑進上房・把銀子一放・抓住魯文氏急說道・姐姐・你是皇帝的老丈世了・我甥女眞是有福・我當舅舅的・也不枉疼愛一場・魯文氏見兄弟發狂似的・急問起原因。文世云上氣不接下氣的・把徐公之言・說了一遍・魯文氏聽得・心中好似小鹿在撞・哆哆的跳個不止・隔了半晌・眼圈兒一紅。不覺掉下淚來・文世云急道・你怎麼會傷起心來・難道說・你還有不滿意嗎・文氏拭淚道・我因想起你姐夫・莫命享福・苦了一輩子・總說他的文章可靠・詩書有用・要在書中・取富貴功名・誰知到頭來・連衣食都不充足・倘若不死・放他出去當幾天官・那才睡熟都笑醒了・現在有了官・又莫人做・有了美衣美食・莫人穿吃・像他這樣命苦・所以想起傷心・文世云勸解一會・各自退出・母女將行李收拾齊備・這才安寢・到了次晨・招鳳母女・同文氏坐了轎子・李義文世云騎馬・帶了四十名衛隊・辭別徐公。進京不提・却說宣撫使林傑・名叫永年・在山東任內・已有多年・生性庸儒・兼以年老昏聵・平日仰承盧米兩家鼻息・雖無善政可言・但也不敢助紂爲虐・有時兩面取巧。最愛沽名釣譽・今見盧文龍已死・歷城縣爲這案子・反被撤任監禁・心中很爲詫異・後來打聽・才知消魯招鳳・被選爲妃・並且天子同越國公羅燕・到過濟南・駐蹕在節度使衙內・心想徐明廣・聖眷甚隆・將來必要入閣重用。我若取好於他・不但祿位可保・并且希望甚大・現在我又想個甚麼方法・與他聯絡呢・想了幾日・却被他想着了・這日他就派人・執了名帖・到侯府請顏子章・又到節度使衙門・請鮑奎龍鄧子云・李育三人・並濟南城內的鉅紳三四人・到宣撫使衙內飲讌・顏子章等・接着帖子・不知何事・又不好推却得・便約齊衆人・到了午間・乘馬到宣撫使衙門而來・林永年聽說顏侯駕到・連忙親身出迎・行禮讓坐・又介紹了一般紳士・彼此互道仰慕。寒暄一會・單表內中一位紳士・姓梅名叫永和・原本翰林院編修・現在告歸林泉・在家休養・與徐公是同年・又在翰林院同館三年・兩人最是相契・徐公上任之後・有暇輒相邀閒談・因此林傑特請他來・同顏子章兩人・作個蹇修・將女兒說與徐公爲媳・這時席已擺好・林傑讓大家入座・酒過三巡・林傑向梅顏二人道・老夫有一件事・敢煩兩兄・不吝金玉・替我作一蹇修。因我聽聞徐大人的公子・尚未完配・小女桂芳・年已及笄・堪稱淑慧・略解文墨・老夫愛如掌珠・尚未字人・因仰佩徐大人・清愼廉潔・後人一定克紹箕裘・五世其昌・故願爲附絲蘿・結此秦晉・特煩兩兄執柯代作冰人・則兄弟感激不盡矣・顏子章尚未開言・梅永和極口贊成道・這眞是珠聯璧合・絕美滿的一門姻親・久聞貴千金・才貌雙全・我久有此心・不得其便・緩日同顏侯爺・去說就是了・林傑向顏子章道・聽說兄台・日內就要進京・不知何日起程・顏子章一怔・心想這老兒・眞是消息靈通・就知我要進京・便道・日期尚未決定・屆日再來與大人辭行・林傑向梅永和道・侯爺日內要走・這事不可遲延・請煩從速辦理・不勝銘感・梅永和已微有醉意・便道・這事包在我的身上・明日一早就去・回頭向顏子章道・明晨你在府內・等着我來・一同去見徐大人・提說婚事・我想一定會成功的・顏子章也不好推辭・只得點頭答應・大家閒談一會・才各自謝辭出衙・到了次日梅永和來約顏子章・顏子章莫法・只得同着一路・到節度使衙門來・會見徐公・梅永和便說起爲媒的事・徐公滿口應承・甚是喜悅・顏子章在側・心中暗暗納罕。只聽徐公說道・請你轉達林親家大人・我們一言爲定就是了・梅永和見徐公答應・便來回覆林傑・林傑好不高興・却不妨被徐公參了他一本・這是後話不提・且說德宗天子・與羅燕蕭方・君臣三人・出了濟南・望河南省的大道行來・一路之上・蕭方處處留神・小心謹愼・本來他們馬快・每日還走旱宿・也要行壹百餘里・這日正行至靈寶縣地界・一個大市鎮上・名叫集賢鎮・這鎮很爲熱鬧・君臣正自飢餓見前面一座酒樓・蓋造得甚是宏敞・天子便叫住馬・蕭方將韁繩代過・拴在門外樹上・便在樓上・檢了個坐位・叫走堂的過來・吩咐他儘管把好酒好饌・弄來就是・先去泡壺茶來・走堂的答應下去・

未完

慘情短篇

燕懷繡佛記（續）

（笑俗）

裴蒼甘曾・從維牟句怨語，附近鄉鄰，亦莫不稱之李亦以爲難得，以故抗儷彌篤，適是時李有舊同學新從海外遊歸學 將任某處要職，愛李之才 而悲李之遇，以爲三陽任位，當今貢禹彈冠，乃揮函報李，請爲臂助，李得函不勝雀躍 以爲乘風破浪，當在此時，即摒擋行李，諏吉起程，與燕懷別，燕懷雖心如刀割，然以丈夫前程萬里，不能終守家園，亦忍痛勗勉一番，致聲珍重而別，此從伯勞飛燕，各分東西矣，李到職後，奮爾重逢，益形欣忭，乃振其精神，愼厥職守，大爲上峯所倚重，無何，入息漸豐，而交遊亦瀰廣，往來酧酢，習以爲常，久而久之，飽暖思淫，驟改常態，每於公餘之下，輒寄情於秦樓楚館 走馬章台，因此得與一妓肖嫻結識，嫻爲平康里翹楚也，明眸皓齒，善媚工顰，已不知顛倒幾許黃孫公子矣，李一見傾心，每屆美景良辰，則開筵命酒，座中無嫻不歡，一曲紅綃，千金浪擲，肖嫻以其手段闊綽，且爲幕府中人，故亦曲意週旋，逢迎備至，待酒闌燈灺，則共返香巢，滅燭留髡，同尋好夢，如是者已非朝夕矣，然而熱度既高，則孽緣難解，於是量珠十斛，出孟家嬋於平康里，營金屋以藏阿嬌，雙宿雙棲，但見新人笑 那聞舊人哭，斯時之李生，已爲色慾所迷，倘知家中有含辛茹苦之燕懷耶，燕懷自郎去後，伏處閨中，晨占喜鵲 夕卜燈花，無如秋水望穿，伊人半載睽違，音書渺然，初猶以事務紛紜，未遑執筆，詎意日復一日，依然雁杳魚沉，斯時燕懷心知有異，乃暗中偵察，始知其別戀新歡，悲憤之，無從發洩，乃撰一函責之，辭意愴惻，令人不忍卒讀，書曰，我親愛的生哥、離亭折柳，屈指已數度蟾圓矣，際茲旖旎風光，景物融和，時屆三春，人分兩地，覩瑤樑之燕子，對對猗人，聽玉樹之鶯兒，聲聲求友，此日獨行亭畔，默默無言，閒步池邊，鴛鴦笑我，得勿對菱花而懶照，撫玉枕以傷懷者哉 回憶臨歧分袂，欲忍淚而淚已奪眶，欲言而泣不成聲，彩遙別於一朝，望歸期於半載，滿擬郎心似石，石爛而郎志不移，豈知妾命如花，花殘而妾年已老，嗟嗟璇閨織錦，難成蘇蕙之文，綉幕牽絲，不繫郎郎之足，君心薄倖，妾任多情，近得遠道傳言，謂君十載揚州，夢猶未醒，三千溺水，身已長沉，舍正路而弗由，從下流而忘返，君縱不爲妾計，獨不爲自身計耶，雖曰文士啞吟，亦有香草美人之寄託，少年逆旅，不無春花秋月之襟懷，

未完

劍俠武術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四○） 蘋英

初到武定府時，已聞得單人傑父女的英名，起先倘不敢信以爲眞，一路探聽，人人說他利害，及在陣上相見，果然武藝高妙，名不虛傳，單人傑的一柄大刀，如烏龍一般，猛不可當，銀荷小姐的雙股利劍，也像金蛇兩道，忽起忽落，當者即死・冰月二人，十分欽佩，心想這種人物，生平從未見過，若勸他同赴軍前，必能殺賊立功，上之可爲國家效力，下之亦不致湮沒自己才能，這本是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銀荷小姐聽畢，沈吟了一會即道，二位之言甚是